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曲江集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于瑗

曲江集卷十六

唐 張九齡 撰

策書序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於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頹史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存觀貌察言

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即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宜經遠而越騎佽飛皆出畿甸丁年負甲耆日釋戈亡殁蓋多軍容每闕令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玆深慮始難就揆令酌古其柬若何且恵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既久居泰易盈編户流亡農桑莫瞻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寛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

禁則慮擾疲人革獘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陳開物之宜無效循常之對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吕科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獘嘗所慒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

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横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畀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寓處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漏於貯中濟理適

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士戰必危是以振旅茇舍之儀羽林佽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顧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頹綱維百王之絶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茍不倂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

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禾莠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馬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强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劉之槖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大化行之

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大戎即叙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恥征在其艱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内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獘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代之義隨時之道也令頗彫獘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俟應之言為得斥地則蒙恬之獘可知前事昭昭足為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霤背恩受制於北虜

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旨詠子矜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徵言徵諸墜典至如黄帝斵木葢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

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羣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吕氏因封侯之餘裕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艷富稱誣穀梁以文清為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

見惟餘班固之說謹對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内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威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内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

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寃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

州縣者或是縁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盖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

宰百里莫不於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令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令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

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郎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内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

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

名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犀小不逮

亦用息心以故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令天下未必理於

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

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

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

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

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

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令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酌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

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
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
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令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
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
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内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
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
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
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

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渝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

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巳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

意修飾思齊曰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氷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算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儆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睠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弃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閤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弃之乎令君俟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俟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

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吕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埀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獘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寀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

初則許之以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巳延頸企踵而至踵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弃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其所以為君侯

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户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令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茍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内耳寧用小人之説為固知山

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

而已也顧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

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答書

忽辱戕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

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

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

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允所稱薦

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奬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為分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為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奬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恠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怳怳

發悖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旣而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搆期僕頃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伐毛洗垢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爲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疵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

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奥兒莫我窺而恟恟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劍犀角不足齒其

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恕何横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為從者亦望心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圖輕千駟而脫屣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枸於牙齒之間葢下慎閑門而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

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買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誠非克堪固當别有嚶鳴如為蛇足而以為家屬在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儋耳之酋北取旄頭之虜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内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公無遠近昔如祁奚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為

盜固在於楚是以為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時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給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饑寒在慮扶持增遥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麗乘便歸寧不然

則命非飲氷幸安中土又安能崎嶇執事之末還無一級且二年顧明公審圖彼人何者可為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及譏嫌之見及恨不能隳肝嘗膽徇知己以求申而飲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宦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烱烱式微心為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不能盡某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於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内而聽政餘暇式燕在兹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聦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為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廷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

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
師表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
聖酒之罍下御廚之膳食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
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
職在焉或禹稷大賢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
武帝得人漢家為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
賦詩以光鴻烈

曲江集卷十六

曲江集卷十七

唐　張九齡　撰

序銘文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為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

徽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為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既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追乎考曆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迴合下帶溪流聯草樹而心摇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遺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

蟋蟀而傷儉盖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别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内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卻夷狄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既一行而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於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孝友之德楚子所畏趯在諸侯之選世有寶績令以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於一人以正於四國豈非德能光

大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不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五凉再命左常侍仍摠戎於三蜀軌模素遠綽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馳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轂淑旂綏章嘽嘽皇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疊乎夜郎是時也四序鱗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宇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道合豈徒肆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所謂宗盟之義龜組交映肴蔌駢羅而聲欲成文

發中堂之絃管志在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為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鈌壯士之翻車青山南登愛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髙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一也始其置金牓築鳳臺窮土木之功極岡巒之勢議與磐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以垂

範以故平陽化馬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宫鬱為列仙之館其後嘗有好事以為勝遊令日芳辰攜手接袂往往而在祇取樂焉髙十官雌伏都畿星言至止閒殊庭之可尚名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竒宅爽塏十里九版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究是吳中之事青林脩聳而垂緑緑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緣石菌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

之概既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羣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獘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却計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廹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何恨仳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遥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巋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

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令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為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閒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

煙連井墟栺甌貊以南馳雲合山川拒荆吴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出没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為茂草司馬公又以為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其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柗徐孺是日也羣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祇命為序請各言詩

開鑿大庾嶺路序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内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乆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夤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峨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絶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

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内供奉張九齡飲氷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鐻耳貫胷之類殊琛絶贄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

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咸皆我國家玄澤寖遠絶垠胥洎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刋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給事中魏山公穪詵踐而銘曰

石嵗嵬兮山崖崖嶔崟岸崿兮相嵌虧槎崒屼兮莽芊芊噫兹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患吾人兮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懐荒服兮走上

京遷海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蔣跡梠孔翠兮俫齒
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餞送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翼汎蟠蔡邕朔方不廢琴書之業
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雁以同
歸追餞北梁對丘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鳥將春
惜時物之方華重情人之自遠羣公有感中座無歡他
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茲辰零雨得無子荆之詠遂相

與援翰賦詩贈行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漁陽我之巨鎮也慎憚軍佐敷求國良以王公能有命汝往底其耕戰之事介於將吏之間則已聲籍天庭氣雄遼碣鷹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髦懿士莫不激其節而重其邁結軫連袂攜壺抱琴留飲極於郊岐望美延於朔裔者不可勝數仲月暄矣陽時賁若植物之發芳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日羣萃豈懷安於鹿

豕不曰垂堂已載馳於原隰孰不知西笑之美況伊歳華東征之勤兼彼戎旅盖樂不遑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為用令之作者聞而休之各賦詩一章以志其善也

韋司馬别業集序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脩竹左並宜春山霤下連谿氣中絶此皆鄖公之有也余固已聞之開元歳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跂彼

一行無忘於夙尚時其亡名果獲於前期迺與起居舍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駕帝公方拭席見待羞以樂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嘯歌之韻清言移景閑步周林翻飛自情俯仰為得斯亦吾儕之樂事幸可而同也扶陽餘慶礡溪古跡樹留梓漆器用天成庭漸芝蘭馨香世襲斯乃韋氏之懿業是所為異焉而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累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出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跡繼前軌將為龍以為光

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韋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官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絶時輩所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轄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

夫火才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餞或席次林園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為無欲而自致帚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為過然則令之所至莫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贊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没羽諸侯有

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
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虦猫食虎
豹令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
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仡立不動已九牛相去耽視且
瞋則百獸皆伏所以向視犀象孩舞熊羆其餘瑣細不
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
無難制故其受羈紲伏閑皂時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
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賝絕

貴實於内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知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懐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名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為之贊曰

鷹鶻圖贊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隠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

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
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倖銛鋒顧視之間
煒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嘴義在鮮食生
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
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
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
議不亦宜乎夫鸑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
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恠者肉非登

狙才非下搆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衆鳥之絶倫者也故君子韙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愛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圖歟乃作贊曰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蘓公太夫氏崔氏為公卒哭之所作也蘓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命不

遂當代所悲況作嬪於公鞠凶在疚援詩以誓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有於是欲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宫在列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玄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録此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豈不猗歟銘曰

至哉天京災刼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聞

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猗歟我君蔚為人傑命屈金鉉神傳玉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求覲厥成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始聞也夫

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咺中來菁華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文六乃為頌俾凡今之人色斯而覩與聽之而知理水有方折辨和氏之價焉山為具瞻表師尹之重焉贊曰

赫咺人望時為國紀偉量川渟高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入理倬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雖藴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覩清揚不俟深鑒是猶雞羣見鶴象齒知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也聲聞如彼風格又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虞子羽之失即雖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見斯狀亦已明其瑰異焉初公舉茂才歴長安尉三為御史再入尚書郎色莊以立朝則百寮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為表而竟以出守俄

復從遷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為患也然公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為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修志以俟也其復可立而須焉時有族兄曰之望者亦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絶偉公之貌作為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為贊其美云

宋公卓犖體摽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規模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高邈

惠莊太子哀册文并序

維開元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㧑於行在所册謚惠莊太子旋殯於寢臯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於橋林之栢城䕶幕霄布羽纛宿設西序啓攢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青宫申孔懷於朱邸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蕃衛京師克荷成憲罔

弗肅祇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曰聞孝友天至道則
胳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徽書遠詩言禮
立德必有鄰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方伯出鎮
名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
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叶卜韡韡同輦皇皇
改服疾遘中路凶傳左轂寧不憖遺奄鍾斯酷嗚呼哀
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三王均體遊必連騎
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經於置醴既荏苒而云

邁厲般憂之將啓實定禍於蕭牆遂繼明於雲陛雖隔深宫之衛常洽家人之禮曷殂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追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鹵簿以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羣悲之所萃周禮從祔漢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夜漏盡兮暗室啓庭燎殘兮曉挽摧按三校而徐進將一去而不迴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騤騤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颯而增悲翩翩兮

素蓋寂寂兮晝帷遵舊途而何有覽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不入視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閟與昭代而長辭嗚呼哀哉潛清暉於幽穸召鴻名於美跡將在皇儲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於金石諒既言之在兹嘉德音之無斁嗚呼哀哉

祭舜廟文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畧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

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告昭告於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内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黄屋之尊廵守而來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永結於黎庶恵懷之尊長存於壽宫載祀雖遐威靈如在今聖朝紹興至道慭兹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願表徼誠若私僻為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為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輙詣

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畏願伏垂冥祐俾輸力明

時尚饗

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子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部

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嗟夫仁

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為信然今夫子之不福

而聖謨之是懲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直業所以

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是式朝宿既至

十部稱賢一人思媚鳳凰於彼雲霄以異胡然明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偕清風對禁文石同儕自兹兩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仳離君子曷其愛而甫云覲止王司空之掃第屬荆州之罷市欻交臂而相失殷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載在庭颯然象設寘爾音形駈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扃德音不忘應甘棠之勿剪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常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倉曹參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於故宋國公之靈惟公世載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內氷鏡而無垢善常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淑慎自己否亨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結忠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欺生涯溘盡精魂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暐曄光昭日𢾁月

歟有縈有凋丹旐孑孑白驥蕭蕭同官之感俾余魂銷

靈之來歸茲焉旅次瞻望無覿悲辛自至頃容邇而寄

音今寞然而結欷南北於遠幽明永異何以叙情寄之

奠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散

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

縣開國男張九齡謹以清酌脯臨之奠祭於城隍神之靈

恭惟明神懿昔潛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以秉正直攸好柔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為祀祀可不以為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助是所望於神明尚饗

為王司馬祭妻父文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於故某公府君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為螻蟻之患嗚呼哀哉始更榮感早睦嘉姻謬入郗公之選嘗荷戴侯之遇情契潤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宦某又犯時永矣去國貴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幸鄰境之在兹所忌者法豈忘於私間析聲而容邇遇畏簡書而間之然猶風煙可冀翰墨無輟心已運於虛舟跡尚濡於涸轍

𨶹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迴穴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窴嘗許恤人之孤况需愛子之半謹因遣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為馨匪羞是薦惟䰟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泣目於郊坰嗚呼哀哉尚饗

為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某謹

以清酌之奠祭於廣州都督甄公之靈惟公稟氣異人為國良臣資忠秉義奮翼躍鱗富貴自取聲名益震故能北擁旌於玄朔南仗節於朱垠行部無幾卧理斯屬棠陰在聽薤歌成曲下流是仰長途反促如望雨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兹歲首彤襜載輝令也秋季丹旐言歸既寒來而暑往將物改而人非駟馬不馭雙鳫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昔之音徽燕越兮地眇胡山兮路徼奠肴觴之在席感徒御以霑衣嗚呼哀

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於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待人虚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未眹而先覩聽有餘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中律故能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臯陶之謨謀盡仲山之夙夜道因慮於文武

業惟永於王霸綢繆恩渥荏苒代謝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天蓋福善地亦華宗赫赫為尹巖巖比崇不享黄髮如何玄穹既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國失良相學墮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弗諒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非鷰駘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貽洎剖符於外臺承徽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贖空匍匐而心斷跡既拘於彝憲情未展於哀款朝章猥及傳名

斯入想德輝而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存人具瞻而永戢晝繐帳之令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冀享厥誠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追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孤子某謹遣弟等謹以醢脯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昊天天實降罰嚴蔭永隔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教誨幸

而有成崇國寵靈猥當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及
朝恩優渥跪承摧感伏惟昭亮享兹殊錫今謹具贈太
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太夫人告身及玉帶金章
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曲江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十八

唐 張九齡 撰

墓誌銘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太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

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為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勲皆已昭昭于天下雖與日月争光可矣

公諱説范陽方城人晉司空壯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隲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

而祥發神明所府道德為樞生以寧濟㓜而休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絶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于外為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

佐莫比蓋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數聞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出於咸一此固與版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異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所不可體道以為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大雅其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為筌筸於朝廷為粉澤固不可

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恥子雲不為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所在及公大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為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將安仰上撫牀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焉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右丞相武陵公懷慎

之女也動為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已內執謙下外睦親疎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埱符寶郎泣血在疚旹我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閟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而

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塋于兹後之與歸誰我太師

故特進贈兖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其先食采於楊因邑為氏始大於兩漢吏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戎之高祖也台階論道盟府書勲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洎右軍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葉炳靈六轡承祀而皆千里一

舉逸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郎尚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叔之文長而嘉聞增季友之業孝悌忠信藴乎生知禮樂詩書成於時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晉州參軍中宗之在春宮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兼之實難而公惟允以選尚長寧郡主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選右衛郎將神龍元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勲而貴主宜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山川至是始襲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

將軍加上柱國累遷秘書監兼太子賓客增金紫光祿大夫又特進散騎常侍右千牛將軍陝王傅坐事左出巴州刺史入為光祿卿復出為亳襄陳鄧四州刺史左轉鄜亳許絳四州別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修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傷義不怙寵而廢公奉以周旋加之撝挹雖在降出無他悔吝此亦公之善自為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卯遘疾薨

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天子悼焉有制贈使持節都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仍遣使弔問令返葬京師率禮有加哀榮異數其年秋九月甲申葬于北原其孤曰某等煢煢在疚顧圖遺烈後之人亦知范宣之世禄豈獨臧孫之立言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土祚我諸楊降生厥祖四代而立為漢元輔爰及肖裔克復先古猗嗟觀公不忝前人猗天休寵為國嘉姻王孫作儷帝子來嬪瓊敷玉潤輝映紛

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祿盈萬鍾賦食千室亦克畏滿亦以戒逸物更盛衰時有得失稟命不融斯人則亡天歸京兆地返連岡吁嗟此室徽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蓋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今上下千載海沂為頌始壯厥猷淮水作禎克昌其後繼跡台衮聯華牧伯君子踐其立言史官褒其行事則已世無違德人有嘉聞圖謀粲然宜為冠族迺祖某梁侍

中尚書右僕射安東亭侯高祖某陳度支尚書曾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贈潤州刺史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純業雅有名器性開敏而達于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己存誠離經合道與焉而不傷於物同焉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儀鳳中初以門子選為孝敬皇帝挽郎觧巾相王府參軍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與於戚行過

於禮時其在疚哀能感鄰服闋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干鏌之鋒截無不斷展騏騮之足行無不至以故言出有孚豈止於百里教行無麴俄浹于四封邑人是宜興頌乃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尤異帝用嘉焉遷洛州陸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善益聞考父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識者觀政許其以後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蒲州長史三為郡佐一以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雖

已祇之體素顧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名擢為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于漢東之美繼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綿二州刺史先是俗多梗弊人盡流庸公亦來思撫之如子彼得攸曁歸之如市行有餘用不盡才驟遷大都督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文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置連率之官增監郡之舊於是歴選列辟專謀用賢且有後命而公為稱首遂作

越州都督同京官正三品連率統察杭婺衢睦温撫台閩八州長史已下率由部按事雖竟寢議者終榮仍守越州都督加銀青光祿大夫公素有盛名兼之寵數聞望而草風必偃至止而蓬蔴自直與夫任賢坐嘯勞心行部彼有因至此我無為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州司馬頃之又正名為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居已重世買臣遠郡無矜於出授張既本州是榮於衣繡公雖作貳我亦為光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

男昭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騶正于君僕日加數馬之愼歲有展軨之勤無何則眞可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勵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究春秋六十有一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洛陽之陶化里第嗚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人范陽盧氏不享偕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月乙酉合葬于偃師之某原却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伊遐丘之樂蓋取邢山之兆有子曰昊次曰昃泣血苦壤哀纆於逺日勒銘

金石儀叶于言時假以斯文為之實錄其詞曰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沂緒業為永德音罔違貽厥謀翼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曰家肥

其二

洎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九能魯史學匪為人義如在已施於有政轡之柔矣

其三

雅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爲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厥庸廼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

其四

神期永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滕室鶴弔人悲龜言地吉篆石泉戶與山相畢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祖義雲北齊度支郎中青州刺史曾祖琰貞觀初并州白馬府右果毅都尉右衛郎

將祖乂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因家于
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即孝廉府君之子禀靈
純茂姿性開朗亦既志學休有令聞雖在諸生之中已
有萬人之望矣夫其忠有世善有元仁於其親友于凡
弟豈尚行所致其因心而然公之植身根萌素厚操本
制末何適非宜故為政之方所從來遠矣某年初有御
史將命黜陟幽明公時盤桓居貞未有攸往而使者承
式固才是求褐衣見召直繩斯委乃表公授梧州録事

叅軍非其好也先是剽刼在境行李所病綱佐無幾逋盜肅然歲滿授廣州湞陽令事必簡舉人用穏便莫不咨嗟未始見也尋轉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丁内憂公有至性幾於毁滅廬墓展哀泣血扶病有加一等不惟三年嶺南按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蕭璿彼孝悌之士也以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板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勑授新州刺史屬恩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明允後按察

使廣平郡宋璟以公為五府總管以甲卒戍焉雖臨之
兵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鷙狠戾化梟為人廣平公深以
為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真授夷落大寧尋加朝散大
夫遷端州刺史居必致理莫匪嘉績并護之寄朝選以
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幾閭忽
遷殂時年六十某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公内行無
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為已所涖數郡遺愛在人
全已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天慁哀遠日永

惟稱伐存乎幽篆銘曰

猗歟畢侯濬源長流受氏于畢爰自有周彼美世載實惟
孫謀賢哲繼軌斯其遠猷嗟彼懿宗是生孝友知實內
積行非外誘家邦必聞人倫歸厚微此令德夫豈善守
亦既從政厥聞載榮邑能訟息郡用禮成蠻夷慕教鴟
梟變聲九真副嶺萬里揚旌護彼絶域義忘險艱緹律
未改丹旐而還存没之際忠孝之間徽音無泯篆德兹
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于周所食者趙下逮襄子大為諸侯貽于謀孫克用保國有功有代無代無之曾祖某隋尚書左右僕射淮寧郡公祖某金紫光祿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皆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敦師舊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修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並克弱冠以門子

調補湖州參軍轉相州司兵參軍學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清論始誦今行屬太上皇養德在藩擇賢為吏公首其舉王曰爾諧於是引為相王府户曹參軍轉法曹參軍及龍德既享鶴鳴有應往而利見縻以好爵乃授朝散大夫雍州録事參軍綱領諸曹罔有不率秩滿除洛州伊闕縣令事舉其中斂從其薄惠小鎮大狥公滅私政之在人今而遺愛俄遷徐州司馬未幾轉陜州司馬許州長史千里將騁六轡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

故其四叅州事再入府寮一宰畿邑三為郡佐莫不所

居而績宣其用所去而頌因其跡豈伊茍然厥繇尚矣

開元八年春二月疾作華乙丑終于官舍春秋若干某

年冬十有一月庚午歸葬夫人袝焉公自然澹泊不屑

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年多所移官數四不過

叅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而能濟

推厚居薄内安其仁急病讓夷外多其義不曰君子其

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泣血加人抑情就禮哀

愬宅穸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履附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猗嗟令德寛仁合道景行行之風流肆好名取公器善為身寶志所以立政所以宣入官惟允涖事其然是儀是式不忘不愆令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禋祀春秋霜露茫茫九京斯焉永慕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傳

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承休軌載揚厥問列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充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丕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

參軍公以爲國無小而行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貊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倉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囷下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巽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矢志南州終于參佐悲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粤開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

極思傳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黻衣作伯彤弓用征猗那其後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

右其一

休烈有素聿修無忝言炳身文禮充物檢行雖欲盡名不可掩學古入官蓋取諸漸

右其二

參卿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胡

然有待天昌我欺人隨物改

右其三

曲江集卷十八

曲江集卷十九

唐 張九齡 撰

頌碑銘

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碑并序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為北津厥繇哤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寛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

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煩卿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卽温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以本忠恕浚源水潔厲翼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巳有遠致三入爲御史侃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壓羣議及再典

大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
惟上德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
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
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檐以
踣斃垂耳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
至於是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極
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
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而

為厚感惠者深逺既和而且均夫然後人斯恥格庭少爭訟叅佐閒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終也三年而頌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陜州刺史曁觧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顧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五里已終朝卜日乃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為之罷舂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為仁由已而遺德在

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撰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鮦陽之陋墮淚成碑此硯山之績

銘曰

英英靳公宣哲秉彛為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磊落瓌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動必兼遂能皆再踐糾逷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仁化流樊沔激厲素風抑揚善政約紀為法急人所病物故推誠事匪忘敬感被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深

穆然清風莫其遺音緊公既没厥跡可尋勒石是圖以慰此心

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并序

天道遵常習故葢人拘於凡也得精忘麄是天縦於聖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籍譽于朝廷哉徑取才於無跡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勳使祖虚名者見西子而慚貌工横議者聞魯連而杜口乃知古稱則

哲惟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為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負
真賢之責者其在正平忠憲公乎
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柏翳之後與秦同姓
始封於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為人物之傑與瑯琊
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奕代更盛大
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瑯琊公大父仁隋光禄大
夫追贈侍郎原州都督天之既厭隋德矣見危致命不
亦難乎謚之曰忠憲春秋之義也父行儉禮部尚書兼

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太尉時或有奸王命
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諡之曰獻尊名之典也公即獻
公之第七子降神元和含光太曜越在初歲已有老成
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悟學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綜人
倫豈矜一善弱歲居太尉獻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弘文
館學生神龍中以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
散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尋入為陝王友改右衛郎
將丁晉國太夫人憂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闋起為貝

州别駕未之就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公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畧自委泊外臺棲遲下位出入從事十數年閒坦然而自若者何哉盖知才有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茍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祿之休烈蓋太尉之元勲是必象賢其將大授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為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歳天子有事于岱宗諸

侯會朝于行在執籩豆者不限于中外獻琛賫者亦勤于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豺狼黷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脤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方佑我光啓舊服憬彼獯鬻能違天乎無庸勦人可以諜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其介阿史德暾泥熟來朝公

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圻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
舉者悉以舉之公於是考遺訓補缺典飾蒐苗獮狩之
禮詳征稅簡稭之賦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
容以精軍實邊鄙不聳帝用嘉之旣而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大夫王言其出霈乎人有歸也
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授黃門
侍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總百揆之樞
轄酌九流之淵輿叶文軌之殷度人之和水火象鼎其

惟實餗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先是大化之行務以玄默遵夫簡易舊章在而不議吏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執秩以平之設循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叅之姦回無所措其邪噂嗒不能介其量多士動色羣方改瞻仰之者邈乎如山窺之者間不容髮或曰執事無乃惠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將致六符於泰階驅百姓於仁壽豈直睥睨先世紛綸近古泊而隨流守而勿失

云爾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公兼左軍師禮畢
賜爵正平男加光禄大夫抑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積
仁莫如重則臧僖之慶有後於魯欒武之德未絶於人
宜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
之漸迺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
而居不崇侈動不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冲如也
謂日月不知存諸方冊何天年未永瘼此台臣二十有
一年春三月癸卯遘疾薨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

五十八朝廷哀傷冕旒震悼制户部尚書杜暹即殯弔祭賻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未有詔贈太師謚曰忠憲使某官某監䕶喪事以某月日葬我忠憲公於閑喜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上相有變良臣將歿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祈而來也論者多之以為知命夫天下之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媚于人者必好

其威福賢於事者必揚其謗政公知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莫厚矣禮為人子春秋以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舜文雷同疑獄歲構恬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然則以信察御物之惠仁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嘗所著述率于箴規以為惇叙九族本支百代王者之盛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榣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

微而彰志而晦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于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洽聞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辜人歿有遺愛嗣子稹京兆府司錄事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後命紆天鑒而增華敢跡前修琢豐碑而不朽銘曰益作舜虞鉞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瑯琊象賢懷文佩武光禄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畧文教內敷武功內鑠緇衣之弊惟公繼作用晦而明處豐思

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立極納于獻府
好是正直乃宅冢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夙夜在公居
無闕政殁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日月有既令問
無窮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
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學
人倫以具體為難世業以濟美為貴有能兼之者其東

海公平公諱堅字某其先東海郯人永嘉之後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為馮翊人也原其伯翳平水土實佐文命偃行仁義大啓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閒出仁賢十二代祖晉江州刺史順陽簡侯寧至五代祖梁直閣將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眞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孝德生西臺舍人贈禮部尚書齊聃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殁光靈訓子克家謀孫必復

賢風儒行世有其人公即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
發黙識經藝粤自童齓則美文言時先府君為沛王侍
讀公之岐嶷聲振平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
賦所博奕為賢門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十四而
孤祖母金城郡君姜太夫人念其聰兾誨以志學公遂
尅勉詣心精微磅礴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露實賴慈
孫令佑大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幾滅
性制則從禮有感斯絶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

登科解巾補汾州叅軍部送邊備至于定襄軍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為管記書奏謀算悉以咨之坐糴鋒鋋未嘗肯綮尋而換雲陽尉萬年主簿親累出為揚府工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異遠逝有聲東南俄遷太子文學時秘閣羣籍大抵訛謬有勑召學士詳定公實在焉為之刋輯卷盈二萬時輩傾倒服其博達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加朝散大夫即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不失舊雖居

瑣闥尚比纏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舜之官人也二年勑公修則天聖后實録及文集等絶筆中宗嘉之璽書敦慰賜爵慈源縣子賚物五百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禄大夫轉禮部侍郎兼判户部公久践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練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户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僧菩提流至譯寳積經及柳冲等同修姓氏系録二教寳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

公主內秉國權駙馬武攸曁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景雲初今上夷亂主邑東朝宮相四員特難其選二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任良兩宮實在公矣遂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本官兼黄門侍郎尋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宮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删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迴授叔父莊帝用懷之遂封莊為長城縣子天下義士莫不

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自危懼求典

閒司以遠祇悔遂改太子詹事追羲禍敗地絶嫌疑先

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患預防信達

人也復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蘄棣衢四郡山川分位

楚夏異齊公政不易宜敎以因俗德化歸厚人共由之

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秘書監無何轉國子祭酒皇帝稽

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

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

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尤及少有其比上將柴于岱
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禋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
或沿或革言出而人伏事立而天從時議遠矣及禮畢
承恩特加光祿大夫時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
無遺才公既賛相謨猷從容調議大鍾必諫温樹不言
啓沃盡規實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比德于老彭享
年若干以開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于長安
頒政里之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

子少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内侍尹鳳祥弔祭而别賜布帛若干端足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葬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冶國有大事修其典章謚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寛和有禮温良能斷智出于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黄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最事將時並

位與才偕莫之夭閼也至于升堂入室探微覩奥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葢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亹亹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産終而遺愛存公則備焉宜受戩穀保乂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崐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髙曾之科旨詞雄祖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

德聲方賈氏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昊天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敬而伸之乃為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王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閥出入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乎

右其一

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麟成鳳積鵬起黃綬霞簀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

右其二

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愠帝忠啓沃國常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

右其三

居常有異博而無慼綿蕝孫通銓衡叔則為龜為鏡立言立德胡不拾遺左右王國

右其四

悼興冕旒哀結衣簪宫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平

生德音松枝掛劒碑字生金

右其五

曲江集卷十九

曲江集卷二十

唐　張九齡　撰

碑碣銘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碑銘并序

夫志道莫先於無欲福善莫大於有後始而晦跡終不近名非道德之合歟生我勞臣立于遠績非善慶之所

致歟所謂伊人其在牛公者矣公諱某字某先子姓實始殷後有牛父者則宋之大夫胄裔蕃衍人物更盛邯為護羌校尉崇為隴西主簿遂家隴上是稱冠族其後因官安定爰處鶉觚今為郡人亦旣重代矣公之族祖有奇章公者隋宗室臣風流篤厚典章損益百代可知天下稱之地靈斯在大父通秉志高尚守道不攜當時交辟辭疾不起父會弱齡早代有才無祿公夙構閔凶終鮮凡弟性且純至孝思罔極㓜以子立志不違邦與

道為徒求仁自我不屑軒冕考槃丘園雖云屢空晏如
也六郡自古五方雜錯負力怙利上氣好武人庶相放
風俗不純及公冲和其返真樸外以義行格物内以黙
致順神不飾智以驚愚不弃同而即異有恒其德無斁
於人鄰落為之變風狠戾以之率化公既浮雲不義介
石惟一或勸之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開
元六年隨子西征以就色養春秋高矣道茂年衰䰟氣
其歸賢達共盡越五月寢疾終於伏羌之官舍時年七

十有六冬十一月歸葬于北原夫人同郡王氏不享諧老先是郎代母儀婦德宋子齊姜自歸于我宜爾家室不有配德曷生此子有子仙客為國之良用啇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扞長城主恩前席且以子貴之義有加父存之禮玄澤下逮素風激揚陰德所流大福斯至十八年有詔贈涇州長史二十二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於戲存而累仁没有餘烈福

自昭於元體道非異於異時及其影響同符寵光如荅
雖松柏已拱而章紱載華死有可作無異會稽之節生
芻為恥安用雁門之肉貴與不貴可不然乎嗣子銀青
光禄大夫太僕卿判梁州持節河西節度使兼隴右羣
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訪處置使攝御大夫隴西
縣開國子仙客叩心知遠昊天莫逮以為先美葢闕後
嗣有媿且澤漏幽壤得不銘恩名典本州豈徒錫羙而
已銘曰

隴上多豪山西好武使君貞獨㓜不斯取惟道爲徒與代立矩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知不行而至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于後神明其事行止於身用存元體厥子嘉績中朝縟禮卬迴壠墜門重旌棨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并序

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敏於行吉人所以寡辭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則時不家

至而人勸言不面命而事濟不為跡而實以阜蕃不沾名而聲以遹駿夫如是者存乎其人故河南少尹竇公益有之矣公諱某扶風平陵人自後魏大將軍侍中永富公至烈考瀛洲刺史贈刑部尚書莘國公六葉矣皆增華鄉族見重公朝四國之蕃四方于宣龍旂成祀六轡耳耳公所謂盛德必祀承簡子之始大積善餘慶是僖伯之有後故生則靈知長而純固旣白而受釆亦黃以通中天假不器之性人服自然之理而況於文雅緣

飾志業孔修引伸足以長人動用足以利物旣學從政其歸簡易形有方殊道以一貫人致一意而已我乃萬目盡張故其始也以明經上第授彭州叅軍事詢謀郡將器異甚厚所遇森然其言固矣如山之為始於覆簣如江之導終以方舟於是累遷至于薛王友贊善大夫燕王築館以待士漢儲立苑以招賓當其推擇莫非賢俊議者惟允而公在焉然由韞匵隋和十城空其價蹻驥騄千里未之騁及其用也再入尚書郎遂為洛陽

今三臺雅望一時精選舊章資以彌綸利器呈於盤錯
出宰百里實推三河其賦政則必反於其身亦旣誠信
被之於物是用惠懷故雖二州餘弊憸巧而難理五郡
尤劇權顧而多姦莫不可使由之令自求之善處中於
下講能合遊刃至于釐舉風俗之謬裁正人倫之經務
勸衣食之源調均經賦之事本爲已任無聞人言故視
事踰四年通而不倦道德在百姓久而益彰非夫明允
宣和優柔博約自我之不惑爲人之攸曁亦曷由臻兹

厥有洛陽所謂賢令者則周紆王渙孔明祝良公實續之誰其似之屬天子建中都營新邑洛爾亞尹俾其董司朝選其人公首斯舉以故稍遷河中少尹且有後命廢府而復遷河南焉以公之歸從人之望官則改次政無易方以佐理王都以表則天下而年不克祚立不光寵遇暴疾而卒悲夫是歲有唐開元之九載春秋五十有六公以孝友為體一變而迪忠信以明恕為用再變而致循良故所行無擇所事無巧有恒有德終且温温

不伐其功昭然赫赫所以遺愛固結必在何武之去稱誦斯深惟恐子産之死已而神道欺而不福物情喪其所頼人之不幸今也云亡及喪之西歸則人吏致哀道路相屬得人心如此冬十一月葬于北原後之人或者將遊於斯歎於斯彼其與歸我乃不朽矣其子八人長曰某次曰某家有六丘之德里以高陽之名夙構閔凶能哀傷以殆滅匪革其道懼功伐之不傳俾予為文以叙孝子之志銘曰

綿綿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莫莫葛藟王孫承祀世其昌兮而我實續如金如玉載揚光兮洛亞尹之德柔嘉維則揚令聞兮惟別駕之功邦國不空旽胥詠兮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成政兮德之攸好神之所勞實降祥兮有美無度曷不肯胙今則亡兮我著名節俾無泯滅惠無疆兮

唐贈慶王友東平呂府君碑銘并序

夫官雖序賢志道者不常有位才雖屈命福未善者必

無後子夏文學之達以為富貴在天于公決曹之平則云子孫由我益不享當代生數猶奇流慶後人元體乃用亨之曾也則益有原焉

公諱處貞字虔求東平人曾祖北齊幽州長史府君諱賛祖隋貫州中正府君諱伽考渝州清池令府君諱師昔伯夷在唐實典三禮四嶽佐禹用平九州虞夏以功而見封申吕因邑而命氏惟時厥後奕代丕承公正性之有自來直道之不充詘嘉勇退之入德避近名之未

然越在弱齡棲遲事外用光本於藏曜履行期於滅迹不遠於仁行之斯至不苟於義方之自止佐一郡而卽安居九夷而匪陋始不然者公下掾於東裔哉起家授元州司户叅軍晏如也言旋初服遂從所好外物之槩不雜於風塵遠子之言惟聞於詩禮所謂温良淑慎無競伊人者歟天册二年夏四月遇疾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二開元十四年冬十一月葬于邑城西南四里原夫人北地傅氏祔焉夫果於立誠静以俟命力不足者則

不疚運不至者則不憂物情之難及我而易是以名利衆之所欲也公則澹泊之德義人之所鮮也亦克蹈籍之如此而神不勞福不流未之有也有四子長曰玄知今左威衛司戈次曰玄悟中散大夫使持節鄜州刺史次曰玄智左威衛執戟次曰玄爽左衛長上惟悟至大官此其教忠有舊服義無斁好爵是與餘慶所貽入為王門之長出居邦伯之列屬恩推子貴名彰身後事有光於宴漠德乃發於馨香三命為大夫百代稱先子孝

理所賜邦族為榮開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王友夫人贈河間郡君累人之符至是始驗惟神之鑒謂之不欺公之女孫曰東平郡夫人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渤海高公之夫人鄜州刺史之女也氷玉相輝椒蘭同馥由福履於君子與嘉會於善人齊姜于歸魚軒㳺以照路鄜時之往熊軾殷其若雷有車服而始大履霜露而追遠於戲食于舊德無忝爾之奉先樹之休聲有以見其歸美銘曰

赫赫我祖惟師尚父泱泱大風悠悠終古施于肖裔憲是文武我美其濟我則斯取雖匪高位亦惟碩德我王之友彼夫之特旣貞且亮宜語而默投足皆安終身不忒戩戩積善以福後人肸蠁家慶煒煌宗姻瞻彼松價錫之絲綸今也追飾實為先臣伊何宜其有後志之所尚義無所茍身雖旣没名豈虛受立德在茲亦云不朽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其先自段干木至柏仁侯皆

以醇德茂功奮于上世始於藩魏終而將趙其名不殞
遂濟于今五代祖後魏中書侍郎始封懿公璨璨生徐
州刺史始封慎公元茂元茂生趙郡太守君諱鳳昇鳳
昇生駙馬都尉直閤將軍府君諱道宗道宗生齊尚書
右外兵部郎中府君諱山壽公即郎中府君之子仍世
致美在邦攸宜故我公稟靈中和履道元吉以學則探
其奧旨見聖人之心以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以
故動為人譽名乃日宣義府孔修德輿云遠固未可量

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泊唐興調棣州司戸參軍凡遷磁相二州總管府戸曹參軍宜州録事參軍莫不事人以直反身於誠處卑能安敬長則順故光輔郡將周爰我洛自州徂州或嘯或諾旣而遷金鄉晉陵二縣令精誠以庇事善教以長人四封用孚三英以粲彼蒲與密獨何有焉以課最遷歸州治中鄎州司馬加朝散大夫行果州長史盤桓叅佐未復公侯道非吾行德無必貴遂以没化豈命也夫某年月卒于官舍享年若干及喪至

自蜀而葬不歸趙乃卜宅於許封樹汝濆子孫遂家亦既重世至開元中公之孫曰㝏以古諸侯之禄奉先大夫之祀晝遊本郡輝光前烈非清白以遺善慶之餘保乂爾後人亦何以臻此於是履霜為感恭惟春秋之事刻石是圖俾揚祖宗之業斯善繼者也叙而志之銘曰長史英英作為世程動合雅度休有令名以之入官從事而允以之佐郡為政孔明悠悠上天曷不貴德終于黍佐孰云邦國孝孫其昌餘慶乃彰冢樹蒼蒼徽音不忘

故瀛州司馬參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父仁贍朝散大夫果州長史世德數載見于先碑公懿烈無忝雅其度量體和而韻緡之以緜性婉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學不倦而墳典必精慮善以動而規矩皆中悉心存乎道義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參軍換瀛州司户參軍以素所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往得其中無不嚴祗長史之所

嘉歎無不崇讓同年之所厭服宜爾戩穀光昭令圖如
顔子之不幸豈卜商之云命某年卒于官舍春秋若干
公世家尚儉子孫是式初先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
果無私積高標是營而庶有餘慶豈所謂不戀本達也
無懐土以重遷不傷生仁也無困財以之祀夫然趨之
北際何必故鄉許之東偏亦云樂國故喪之歸也遂窆
於斯及嗣子寀受教義方能纂德業服事華髮潔身清
朝天子方差擇其良惠恤于下由是觧印少府部符本

州衣繡而歸雖榮之在晝重茵以立而悲不逮親結諸
心形諸色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揚先誤
德以示後蓋承吏之義也得無述焉銘曰
倬李侯世載德行時範言士則三英發百夫特肥而家
華而國美無度命不融足方騁途斯窮子餘慶享次嵩
我丕訓諿遺風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并序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

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棲山林不茍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文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

甍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絶在心而經脩于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

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兹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鳳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覲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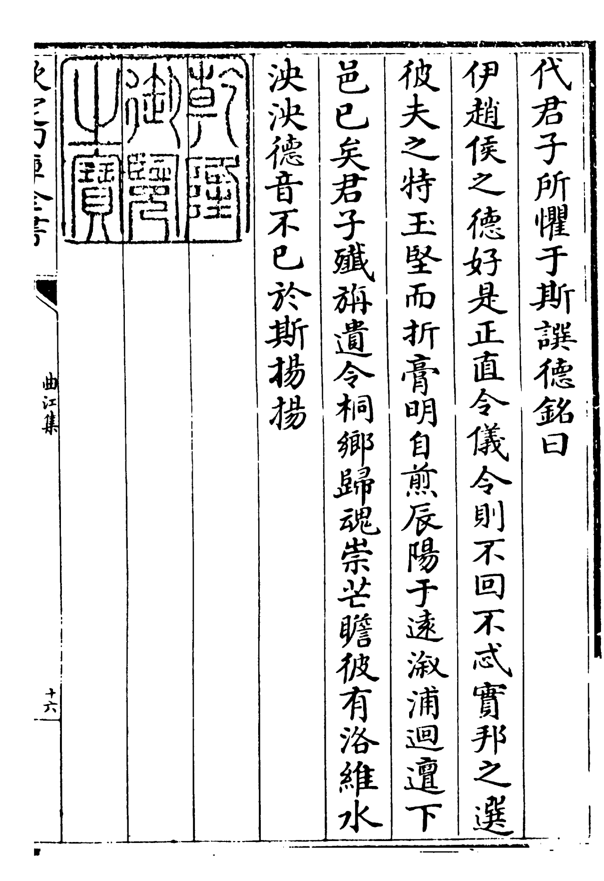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并序

有唐瀘溪令晉國趙君諱某字某終于其位嗚呼魯史既沒稱行者不在茲乎茍孟已來論命者亦何謂也放其言而無茍作合乃遷行其志而不迴與權必遂故道每屈於位身必後于時而猶守真不奪固窮自若立誠者既獨其所善尚德者徒隨而為名名非欲彰以美實而自著位非欲下以屬守而遂卑此由命而然歟為自我而然歟無代無之而今實績之矣公太祖盱北齊河間通守因家乎饒陽亦既重世今為饒陽人也曾祖北

齊幽州大總管大父隋鉅鹿大中正府君列考范陽令府君皆累行積慶以貽于後正性直道遂終于公公剛潔不羣精明獨斷非義所在不以利汙名非禮所安不以跡傷教有立卓爾童丱而然既學大成紛綸博綜將求禄養也而俯就鄉舉尋而明經登科補太子正字又改射洪尉皆以逮親自己執政自哀遂屈換定襄尉公欣然而捧檄矣秩满轉洪洞主簿永城丞時縣宰敗類公止之不可雖盡同官之心且急下人之病義形於

色彼用我讎此貪而無親難與心競公剛亦不吐乃邁
力爭迄用上簡因而坐免邑中黔庶莫不洛嗟求而得
仁退則無慍矣乃返初服遨遊墳索精義致用清風被
物或太守洛訪偃息自蕃或諸儒稽疑廢疾皆起是時
中書侍郎河東薛元超人倫之表也將命河朔實舉廢
滯企我休風延以殊禮立談體要大見嗟稱以故表聞
其庶乎簡帝心會有陰忌之譖實為无妄之禍矣進既
曾毋致疑退而胥生投弔不無故也以此左遷盧溪丞

公竟不自列窮則體命雖在幽暗鬼神不欺苟推忠誠
蠻貊何陋時縣無長史政則我由未歳月而已成無谿
谷而不悦五鄉自專文子左言難曉之民翕然同辭乞
為父母於是詣闕投䟽至于再三朝廷允之則授盧溪
令公聿副誠請增修德化乃鄒魯設教而夷楚變風迨
公遷殂闔境號慕古人遺愛何以加也遺令戒子留葬
洛陽斯又不戀本達也有子曰瑝歷官侍御史尚書郎
洪州都督霜露既變則感念以時陵谷有遷而音徽何



代君子所懼于斯譔德銘曰

伊趙侯之德好是正直令儀令則不回不忒實邦之選彼夫之特玉堅而折膏明自煎辰陽于遠溆浦迴邅下邑巳矣君子殲殄遺令桐鄉歸魂崇芒瞻彼有洛維水泱泱德音不巳於斯揚揚

曲江集卷二十